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新茶花 第二十回 奪學堂同室操戈 翻花樣洞房合巹

卻說項慶如耽於豔福，絕意進取，人人代為歎息，他卻絕不為意。終日深居簡出，做那京兆畫眉故事，閒時亦教林林學習洋琴，自己做些新鮮曲調，拍入琴裡唱起來。這種樂處，人也趕不上他的。一日正是清明佳節，心想到龍華踏青一回，又想起季留的學堂，離龍華不遠，要順著一訪。正同林林說，不想簾衣一掀，闖進一人，正是季留，卻滿面怒容，一言不發。慶如詫異，連忙讓坐道：「我正要同林林來奉看，不想你卻來了，好久沒有來滬，學堂如何發達？」季留擊案道：「你還說學堂哩！

已經散了。」慶如愕然道：「聽說辦得很好，怎麼就會散了呢？」

季留太息道：「都是魯耀青這下流種子弄壞的。」慶如更加奇異道：「耀青的學問極好，如何會弄壞呢？」季留氣已稍平，便慢慢的告訴出來。原來他這學堂，名字叫做觀海學院，學生也有百餘人，十分發達。所以請的教習，也是留學生為多，內中最出尖的就算魯耀青了，他的教法又好學問又好，學生已是心服，加之籠絡學生的手段，說來倒是一般教習的秘訣。他一到學堂諸事還在其次，先查學生中，問那個是學問好的，程度高的，有思想有志氣的，揀了幾個，就用全付的本領去籠絡他。先在講堂吹一陣牛皮，誇獎自己怎好怎好，把幾種普通學問演述一遍，說是不傳之秘，再把他們學生，也稱贊幾句，奉承幾聲，推之為大豪傑，許之為真國民。一頓拍馬屁，已經把學生迷得昏了，一面又私下把幾個學生約到自己房間裡來，密切的談心，或是互換照片，或是唱和詩句，甚者還要置酒飲宴。那時這個教習，已算得全堂物望所歸了。過了些時，就同學堂總理及辦事人，意見不合了。據他的意思，以為像我這樣深得人心，這總理就該我做，你有什麼本領倒要掌握全權？這樣一想，便事事反對起來，面子上還是照舊，卻暗地攬掇學生道：『本堂的功課雖是還好，但管理及庶務，卻腐敗到極點。我不過稍為說說，總理就同我不對。我們事權不屬，只好空歎氣罷了。』有時又誇說：『如果我做總理時，便如何整頓，如何改良，必不像現在這個樣子的。』幾句因風縱火的話，把學生挑撥得心裡熱刺刺，就要大起風潮了。此番魯耀青，就用這種法子，把一個觀海學院，頓時吵得家翻宅亂起來。如果總理實在腐敗，或是不識學務，只好含著眼淚忍氣吞聲的告退了。無如季留這個總理，本是個留學生，加之問心無愧，理直氣壯，也不肯讓他。彼時有幾個沒有煽惑的學生，卻代總理打抱不平，頓時學生也分為兩黨，互相攻擊。看官，這是季留做了總理，所以如此若換一個次一些的，早已一窩蜂跟著走子。卻說季留起初還不曉得誰的主動力，後來曉得是耀青了，他的性子那裡耐得，立刻找到耀青，當面著實責備一番。耀青紅著臉正要強辯，只聽拍的一聲，左臉上早吃季留一掌，還未閃開右邊又是一掌，打得臉上越發紅起來。要想回手，早有許多教習勸住。季留轉身就走，頓時辭職。耀青立身不牢，便把學堂搬到上海新馬路，改名新民學校。

果然做了總理，遂了他的心願。那季留一面的學生，自然是四散了，當下慶如聽季留說罷，不覺鼓掌道：「快哉！此擊真千古第一擊也。」林林笑道：「怪道那魯大少到了檯面上，板板六十四的不肯叫局，原來這樣陰險。可見肯在堂子裡玩的，那心地倒是光明正大的呢。」季留也笑了，慶如正色道：「季留，此刻的學務，真是愈趨愈下了。據表面看來，從前人辦的學堂，專用壓制手段，覺得野蠻，自然是此刻辦得文明了。殊不知一味放任的，卻也算不得文明。如你所說教習奉承學生，這弊病已經如此。還有辦事人奉承學生的哩！他只圖學生說他一聲好，他就可久握大權，恣其侵蝕，所以一切不問，任他們出入自由，無惡不作。講堂好像茶樓，操場變作賭場。學生覺得比家裡舒服，自然願意來就學了。就有幾個矯矯不群的，住了幾日，不怕你不同流合污。所謂如人鮑魚之肆，久而不聞其臭了。那辦事人看見學生日多，自以為辦有成效，越發要奉承學生，把功課當作一種附屬品了。你想這種學堂，要算做文明，那賭場茶館，更要算做文明的祖國了。做父兄的，與其送子弟到學堂，不如送到賭場茶館，學些秘訣，倒還直接爽快呢！」季留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我從此跳出學界，不做這種事了。我們且說閒話罷。」

你可曉得君實要結婚？快了，聽說就在上海舉行，我們去吃幾天喜酒才是。」慶如道：「他昨日已有請帖來的，到了那時，想我們幾個同志又可以一聚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叫林林取出些酒食來。三人對花小飲，夜深而罷。

到了結婚那日，慶如、公一、季留、子青、小牧陸續的來到。只見堂開錦繡，地疊氈氈，收拾的十分富麗，君實一替一替的，正叫人催請伶儂汪筱儂來。不多時只見一個短男子背了一個大包、一個大籠，趑趄進來，君實大喜接住。慶如等問是什麼東西，君實笑道：「少停自知。」須臾間筱儂到來，與眾人見了。這筱儂直求人氏，自幼讀書，深通時勢，只因名場蹭蹬，棄儒而優，卻最喜與諸志士交往，時常做些憤世嫉俗的詩篇，以日本的宮崎寅藏自比。論他的思想，即士大夫中也不可多得。

卻有一樁事不好，是愛吃鴉片煙。當下筱儂叫君實將外衣脫下，便在包中取出大紅圓領角帶皂靴，籠中取出紗帽一頂。先用網巾把君實的頭紮了，眼角涂些脂，把眉毛畫長了，帶上烏紗，穿了紅袍，係了角帶，登上了方頭靴，又插了兩朵金花。頓時把君實打扮成一個前朝狀元的樣。大家看了，拍手道：「妙，妙！」